

■奉人纪事

# 忆庆登桥路旧居

雷声

秋夜梦多,旧居情景梦常见;思念日浓,浓情厚绪自想释。我自幼至老一直居住在奉化,未曾离开过,奉化就是我永远的故乡。居住地虽已搬迁了三次,但都在县江边上。最忆位于庆登桥路的旧居,因孩提时代和青春时期在此度过。

庆登桥原是石砌拱桥,后为方便行走,拱桥边上建有平桥。再以后,拱桥被拆除,庆登桥就只有平桥了。庆登桥高居锦溪河上,跨广平路往坡下走,至县江新桥就称为庆登桥路了,路长不足千米,却承载了千年历史,过县江新桥就到过去奉化商贸闹市区了。短短庆登桥路,是当时连接奉化城内外的重要街路。由于街路两边林立了很多商店、工场作坊、工厂公司、机关单位等,所以当时的庆登桥路一带在奉化城区算得上繁华热闹。

从庆登桥往东走至广平路有段坡路,路南起始住有五户居民,另外就是原先奉化油厂的前身——汤氏榨油作坊,后成为自行车修理车行。往南转弯入庆登桥坡路段住有七户居民,我家住在坡路中间。家门口有过去卖香蜡烛用的柜台,所以每天早晚得上卸排门。家附近有个河埠头,河水清澈长流,饮用水也是从河渠用桶挑至家里。附近还有新桥饭店和旅社,饭店和旅社都是木结构二层楼房,六间宽店面,路北楼房后面都是农田,后被食品厂征

用建造厂房和堆放场地了。新桥饭店再过二户居民住户,就是副食品商店了,简陋木结构平房,店宽也有五间门面。商店下去过三户居民住户后,就是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了,市场临县江桥西岸路,场内能容大型卡车进出,面积也有几十亩土地之大,临街路开了三头大门,南边大门面朝县江新桥,门右侧为水产咸货商店,西门面朝工人俱乐部大门,门左侧为卖猪肉和家禽的食品商店,东北门边为食品厂从县江抽水的水泵房。当时食品厂进货出、人来人住、热闹繁荣,食品厂职工还能时常分配或贱价购买加工后剩下的猪骨头和鱼头等下脚料,令我们周边住户甚是羡慕。

整个庆登桥区域不大、住户不多,大家互知根底,少有多舌之嫌和邻里争吵,大家相处不错,家有大事还会互相照应。虽住户不多,却每户都有孩童,大都年纪相仿,与我同龄的就有六男二女,其中四男二女是同一学校同一班级,也成了同一学习小组,寒暑假,同做作业、同玩乐。我还记得一件趣事,那时吃不饱,看着新桥饭店早上出售的大饼油条、豆浆、油炸团,真的是垂涎三尺,无奈没钱购买,只得约上小伙伴,趁管理不严时,窜入榨油作坊,把榨剩油的豆饼渣和棉花仔渣,装满衣服口袋拿回家,慢慢享用,尽管苦涩难咽,但能填饱肚子。

油作坊搬迁后变成了自行车车行,车行既修理自行车又出租自行车。自行车那时也是稀罕物

件,当时我家虽没有自行车,我想学会骑自行车的愿望却十分强烈。为此,我们几个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附近工厂转悠,或捡拾废铜烂铁,或采摘乌柏子和苦楝子,积少成多后卖给供销社收购站。有时,趁附近的工人俱乐部有篮球比赛等重要活动时,向村民批发购入糖杆,到俱乐部门口出售赚差价。攒了些钱后就去车行租车学骑自行车。那时,为了学骑自行车跌倒爬起,浑身疼痛都不怕,年至10岁,已学会骑自行车了。有时,我们几个伙伴集中租车,形成“车队”横冲直撞飞驰在路上,十分惬意和威风。

那时,工人俱乐部要节假日才开放,举行赛事或放映露天电影等。听闻消息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时管理严格,需得凭票或工会会员证方可进场。依旁人所想,我们进俱乐部游玩,似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宜。其实不是,我们进俱乐部非是易事。俱乐部管理者姓W,大家都叫他W同志。他管理俱乐部十分严格,不轻易让我们进内游玩,有时想打乒乓或篮球时,只得通过他的儿女、我们的同学,适机告诉我们他爸不在,才敢偷偷进去游玩一番。有时,我们爬越高墙入场内打篮球,在兴趣正浓时,被W同志发现就被追赶着,赶出俱乐部外,W同志还要追到我们的家里,警告我们的家长,要求家长们严加管教。小孩生性好玩,有好场地却不能尽情玩乐,为此我们几个小伙伴对W同志怨恨有

加。看过《小兵张嘎》电影后,我们也学着张嘎的行为,趁夜黑,到W同志家屋顶堵塞烟囱,在门前掘陷阱以释怨恨之情。现在想想真是好笑,W同志对俱乐部管理严格,不能随便入内也许是职责所在吧。尽管不能随时进俱乐部,但视机而入也使我们庆登桥的小伙伴们很早就学会了打乒乓、篮球和羽毛球等。

庆登桥路上连着锦溪河、广平渠、县江,河渠水质清澈、水草疯长,助鱼繁殖生长。河渠中各种鱼类成群结队,引人垂钓和网捕,未到上学年纪的我们就十分喜爱钓鱼、扒鱼。那时学校作业不多,一有空闲,就约伴钓鱼、扒鱼去了,有时还在江河上筑栅栏设鱼床,把鱼引流到鱼床上,运气好时一夜能捕好几十斤鱼呢。广平渠农闲灌溉不用水时,我们在渠桥两边筑好堤坝,用脸盆一盆盆快速把水泼出坝外,水干后藏在桥洞中大小鱼儿一网打尽。夏季天热时,我们下河游泳,还不忘捕鱼、捉蟹、摸螺蛳。

庆登桥路原住区已于2000年被拆除,重建后为广平小区,仍保留庆登桥路,邻居们还有部分住在小区中,其他都搬迁别处居住了,原庆登桥的老人们都先后离世了,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庆登桥的古稀老人了。

岁月流逝,乡情、乡景、乡邻永难忘。旧居的街路房屋、邻里熟人、发小伙伴、过往故事,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点点滴滴、角角落落,并未随着时光淡去,反而像陈年的酒,愈发香醇浓烈。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事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怀旧思念之情长留心间。

■生活感悟

## 走在变老的路上

徐国平

时光匆匆如流水,又快到重阳节了,我也即将跨进耄耋之年的门槛了。虽然人的衰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总感觉岁月流逝得好快,转眼又是一年。

60岁后是旅游看世界找自己的最好时机。那时,我每年都会安排好时间,与老伴一起去国内外旅游。当时身体还好,且有空闲时间,经济条件也许可,会和10余位年纪相仿、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去见山、去看海,远涉重洋去旅游,体验不同国家的民俗风情,观赏世界各地的美景,既增长见识,又锻炼身体。那些年,去过许多国家,有南美的巴西、阿根廷,还有非洲的南非。国内去过的地方就更多了。后来疫情期间,只好止住了旅游的脚步。

最近去了一次青岛,感到步履没有原来那么轻松了。这几年,眼睛老花,听力下降、牙齿松动、记忆力衰退、伤痛增多……身体的变化自己最清楚。对老,确实实实在更有感悟了。旅友们见面时,大家都说,亏得去得早,现在再坐20多小时飞机身体吃不消了。

生命,一半是经历,一半是感悟。衰老,也是一次次的感悟。在感染新冠病毒时,我的身体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因我患有多年的基础病,病毒对身体的影响比较大。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我虽挺过来了,但身体确实不如感染前了。这以后我便更重视保养自己的身体了,戒了烟,也不熬夜了。因为欠下的每一份“健康债”,身体都会记得。你不注意,这个“债”就要还了,你不爱惜,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变老是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走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今天都是无法重来的日子。

老了,有好多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也随之改变。我现在不再喜好参加热闹的聚会,偶尔与挚友相聚时,也不喝“感情深、一口闷”的酒了。生活上去也不去追求什么名牌产品,明白舒适比体面重要得多,喜欢穿宽松随意的衣服、鞋子了。我感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变得“端居乐静”,这是一位名书法家写给我的横幅。每当我在办公室的墙上看到它,就会静坐下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过去和现实的问题,还会选择性地看一些书籍。有位挚友给我送了一个精致的放大镜,对看细小的字刚好派上用场。

我出生在农村,在乡镇长大,较早参加工作。有23年在工厂工作,后来进机关,在多个单位接受磨练,又是23年,经历较丰富,感悟也较多。于是,我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以平实的文字记录过往有意义的事和人,希望留下些许记忆。我还聚焦身边的平凡事,以邻里关系、家庭孝道、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等为题材弘扬向善文化,激励更多的人“起而行之”。在8年多时间里,我以定力和毅力伏案写作,共写下了90多篇文章。也算发挥点余热,老有所为吧。

在变老的路上,我认为不要因为急着往前走,而忽略了享受当下的美好。看到附近美好的一花一木,或是看到住宅四周的高楼广厦,我就用手机拍摄并吟上几句,既自娱自乐,又发给朋友们共享,以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朋友说我“童心未泯”,我欣然接受。

变老的旅途因人而异,有顺畅或坎坷,若要老得“自然而然”,老得平和从容,就需要学习、摸索。我们往前走,不是因为人生的路上有个终点,而是因为路上有好多的风景。

■岁月风铃

## 挚友

阮显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县各行各业统一安排,当时山区会做篾匠的农民,被派到平原地区帮工,到各生产队补簪修箩。

当年,我们村就来了一群岩头石门做篾匠的年轻人,其中就有我的挚友。那时我们都二十岁左右,尚未结婚,个个朝气蓬勃、无拘无束。那会,我刚学会一点二胡,他们因晚上空闲,也来一同拉拉二胡,有了共同爱好,大家自然成了好朋友。

随着交往渐深,我当年也多次去了石门游玩。石门是山区,只见峰峦竞秀,青山如黛,此处盛产毛竹。我的朋友住在半山腰,叫“猫头山”,十几户人家组成一个生产队,门前屋后都被毛竹包围,好像来到竹的世界。那里民风非常淳朴,左邻右舍都叫我江口乡下头客人,如到邻居家串门,家家都进屋客气让座,拿出瓜子糖果招待,十分友爱。他们还有个好风气,如有人下山买东西,因山路难行,又路途遥远,都会沿门叫喊:“下村了,谁家东西要带?”还有谁家如建房或遇大事要办,请邻居帮忙,都不计报酬,只是记下工,日后那家有事,还工于他,足见山区村民淳朴之风。

有天晚上,玉兔东升,夜色朦胧,下山去村里看电影,他们没有手电筒,而用毛竹劈下的篾白,扎捆点燃照明,没有见过此情此景的我,大开眼界。由于我是“平原出身”,晚上走山路,碰上泥巴碎石,崎岖难行,而他们穿着木拖鞋,却健步飞奔,看得我目瞪口呆。一次去他家过年,到下面山吞龙王前头地方做年糕,全部手工制作,由于山区农民,出门就是肩挑背驮的力气活,力气很大,当时揉年糕,我虽年轻,但力不从心,他们嘻嘻哈哈,轻轻松松,戏称我“平原人”力气小。当吃饭了,满桌小菜,可一眼望去,都是双双落碗,肉二碗、鱼两碗、菜二碗,我当时觉得好奇,他们解释说,这是他们这里的乡俗。

最难忘的是,当年我要结婚了,床用的木料,是自家种的苦楝树,可是做棕棚要用木荷,这可急坏了我的父母,平原地区哪里去找这种木料。当时封山育林,林木不能乱砍滥伐,管得很严。我友见难相助,用了整整一夜时间,肩挑背扛,走了几十里路,从老家把珍藏多年的木料送到我家,解决了燃眉之急,使我合家感激涕零,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

山区人们都用竹器,他送我扫帚、扁担、土箕,至今有的还在使用,还有他家每年晒咸笋干,挑到我处,我夫妻俩吆喝着,奔走各村乡邻,帮忙叫卖。你送我帮,礼尚往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而今我俩已是耄耋之年,他由于青光眼病发严重至双目完全失明,用棒拄着走路,山上下村不便,也从山吞搬到石门村居住。去年我带着儿子女儿,开车到他家拜望,想当年英雄年少,人强力壮,风华正茂,而如今这般模样,看得我怅然若失,潸然泪下。

到了石门村里,故地重游,还想去看看六十年前的山上旧屋面貌,来到当年盛极一时、热闹的猫头山,只见断墙残垣,满目疮痍,渺无人烟,睹物思人,更是百感交集,感叹万千。

六十年的深交,风雨同舟,两家相濡以沫、情深谊长,不胜枚举的珍贵友情,在恋恋不舍的回家路上,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衷心祝友一生快乐、健康长寿,岁月虽悠悠,友谊却永存。



绚烂夜景

斯达 摄

■往事如烟

## 煨六谷

严明夫

我们一般称玉米为六谷,为何称六谷,也许它属于“五谷”之外的第六种重要谷物吧。

春天,我在自家承包地里,先后种了不同品种的糯米六谷,有白糯的,有花糯的,有甜糯的,还有水晶糯的。整个夏天,天天可以吃到新鲜的玉米,吃完了这块地里的,就吃另一块地里的,吃玉米成了炎夏酷暑生活的“小确幸”。把刚从地里掰来的玉米去壳放入锅里水煮,吃来清香香甜,原汁原味,啤酒加玉米是我的最爱。

有时来不及吃,地里剩下的几个玉米就要老了,这老了的玉

米水煮就不好吃了,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了小时候经常吃的煨六谷。掰下拿回家,烧饭时把玉米外壳剥掉一些,扔进灶膛下层的炭火热灰里,全部掩埋,让它慢慢半熟。留几层外壳为的就是不至于粘上灰,弄脏。约七八分钟后用火钳捞出,把外壳全都剥去,然后在玉米芯上戳上一根小棒,伸进木柴燃烧的灶膛里,放在炭火上,不断转动小棒,让玉米均匀受烤,如此才能做到外焦里嫩的效果。在炭火的炙烤下,玉米粒炸裂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这是多么清脆悦耳又是多么熟悉的声音,从小听惯了玉米粒“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今天听来倍感亲

切。母亲常常炒六谷胖给我们当零食吃,在热锅里倒上粗沙和玉米粒,在不断的翻炒中“噼里啪啦”声此起彼伏,夹杂着锅铲声,犹如美妙的交响曲,是如此动听,还没进门老远就能听到这声音,知道有吃了的……

捞出来,掸去灰,看着焦黄、闻着喷香的煨六谷,呼呼吹几下,迫不及待用地大拇指挖下几粒,扔进嘴里嚼起来,顿觉糯香香甜,吃上就停不下来,吃完唇齿留香,还想吃一个,这个才是小时候的味道。味蕾是有记忆的,立马勾起了小时候煨玉米的情景,那时父亲常常煨六谷给我们吃。傍晚,父亲干完活回家洗好澡,看看

时间尚早还没到开饭时间,父亲就从屋旁地里掰来一两个玉米,煨好分给我们,我们坐在屋檐廊下吹着徐徐凉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享受着一天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现在农家乐烧烤摊上也有煨六谷,但一般是直接在猛火上烤,可能会造成外焦里不熟的情况,味道差了,吃了也不健康。我的这个传统方法煨的玉米,也许很多人难以吃到了。时过境迁,随着科学种植技术的进步,如今各种杂交玉米层出不穷,又甜又糯,相比于以前仅有的两种白玉米和黄玉米,味道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把煨好的糯米六谷拍照在朋友圈一发,马上引发很多人议论,勾起了大家的回忆。